

当代欧美畅销儿童小说



[德] F.M. 雷芬贝格
J. 施特拉特曼 / 著
康萍萍 / 译

千奇屋





千奇屋

[德] F.M. 雷芬贝格

J. 施特拉特曼 / 著

康萍萍 / 译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 - 2005 - 3677 号

Reifenberg & Strahmann

ALBERTINE UND DAS HAUS DER TAUSEND WUNDER

© 2004 by Thienemann Verlag (Thienemann Verlag GmbH),
Stuttgart Wie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千奇屋/(德)雷芬贝格 施特拉特曼 著;康萍萍 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1
(当代欧美畅销儿童小说)
ISBN 7-02-005441-2

I. 千… II. ①雷…②施…③康… III. 儿童文学 -
长篇小说 - 德国 - 当代 IV. I516.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41081 号

责任编辑:王瑞琴 装帧设计:刘 静
责任校对:杨益民 责任印制:李 博

千 奇 屋

Qian Qi Wu

[德] 雷芬贝格 著
施特拉特曼
康萍萍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80 千字 开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7.5 插页 2

200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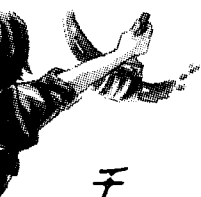
ISBN 7-02-005441-2

定价 25.00 元

目 录

1 被禁止的旅行	1
2 绝望的寻找	9
3 泼妇来了	13
4 过夜的睡莲床	22
5 冷酷无情的计划	30
6 逃亡的格子帮	32
7 来自黑暗世界的警告	41
8 逃掉了!	44
9 黑暗团伙	53
10 乘回旋滑道直达底层	57
11 温舍贝格的新女主人	63
12 不能抗拒的提议	68
13 格子帮的考验	74
14 镜子,墙上的镜子	83
15 阎王爷的看门狗	86
16 变幻多端的浴室	92
17 梦之书	95
18 斗争开始啦	98
19 点点帮的回击	104
20 珂拉姑姑在天上	110
21 令人迷惑不解的旅行	115





千 奇 屋

·
·
·
·
·

2

22	奥托,百万遗产的继承人?	121
23	丽琪的精彩演出	127
24	四人格子帮,所向无敌!	135
25	等待,先喝杯茶	147
26	温舍贝格的访客	149
27	复仇之梦	156
28	儿童幸福之家的电话狂人	159
29	帕其瓦带来的灵感	162
30	奇迹需要一些时间	168
31	逃离梦境!	174
32	一个新家庭	181
33	掉入陷阱啦!	184
34	可怕的发现	189
35	灾难性的会面	193
36	珂拉姑姑向前进	197
37	索姆钮姆 迪斯帕拉图姆	199
38	菲利普先生动手了	204
39	阿尔贝蒂娜的替身	208
40	千钧一发	218
41	菲利普爸爸	221
42	阿尔贝蒂娜决不放弃	226
43	最后关头的拯救	234
44	做梦吧,阿尔贝蒂娜,快做梦吧!	242

禁止的旅行

阿尔贝蒂娜第一百次把手伸进裤兜里摸索着。钱还在！她心里寻思，要是还不来，拉佩迈尔一定会在我离开之前逮住我的。事情糟得不能再糟了，没有院长的允许还从来没有人能独自在这个地方行动，绝对没有！

阿尔贝蒂娜头上系了一块红色的方巾，在后脖颈上打了个结。浓密的鬈发从方巾底下钻了出来。随便什么人不用费什么力，一眼就可以从那一头乱蓬蓬的红棕色头发上认出她来，这正是阿尔贝蒂娜极力想要避免的。人们把这叫作特征——她以前不知在什么地方看到过这种说法。她安慰自己说，保持镇定，这里连一个人影都见不着。为了安全起见，阿尔贝蒂娜足足跑了两站地才停下来等公共汽车。

与往常不同的是，平时阿尔贝蒂娜总穿在身上的那件实用的多功能马甲如今和猫咪的图片一起待在她的小箱子里。其实这些贴画在阿尔贝蒂娜看来只是些孩子们的小玩意儿，不过这会儿除了这个箱子和它里面装的东西之外，她实在也没有什么别的家当了。

箱子里除了那件马甲之外还有一件T恤衫、一件睡衣、一个牙刷、三个夹着奶酪的大个黄油面包；还有一大堆报纸，里面裹着光谱2004；一只不太大，但却很管用的望远镜，那是爸爸送给她的礼物。当然必不可缺的还有她最好的朋友——俄罗斯玩偶，无论在什么地方这种大玩偶套小玩偶的俄罗斯玩具总是伴随着她。

一艘远洋轮船的雾笛声吓了阿尔贝蒂娜一跳。车来了，吱的一





声门开了。

“欢迎上船！开往伊斯坦布尔、北京、海参崴，然后返回。”司机喊道。

“我到……下温舍贝格^①。”阿尔贝蒂娜结巴着，点着硬币。她担心钱不够。

“你看，这虽然不是环绕地球，可也用不着八十天！”司机从票簿上撕下一张票来，用一种很隆重的姿势把票递给了阿尔贝蒂娜。“找你五十金杜不隆，不过你得张帆待航，二级水手……嗯，你叫什么呀？”

“阿尔贝蒂娜，阿尔贝蒂娜·舒尔茨。”

“哦，多好听的名字！”

“一点儿都不好听，又过时又难听。舒尔茨家族的孩子总是把奶奶的名字拿来用，而我奶奶就叫阿尔贝蒂娜。”阿尔贝蒂娜提反对意见了。

然而比叫阿尔贝蒂娜这个名字更糟糕的是，还有人叫她蒂娜或者小蒂的。

“明白喽！”

像这样的公共汽车司机阿尔贝蒂娜还从来没有见过。胡子几乎占满了整张脸，一顶拉得低低的遮着额头的船长帽底下直接就是像灌木丛一样乌黑浓密的胡子，只有一个压得扁平的鼻子和两只闪烁的黑眼睛露了出来。

“二级水手阿尔贝蒂娜，你最好和我一起待在前面的舰楼里。”司机嘴里嘟哝着，指了指第一排的位置。

“遵命，船长！”阿尔贝蒂娜大声答道，哈哈大笑起来。她把小箱子扔到旁边的座位上，从里面拿出那件多功能马甲。那可是世界上最方便的衣服了！虽然她在儿童之家的邻居杰希称它为破烂，可那

^① 温舍贝格是个地名，分上温舍贝格和下温舍贝格两部分。

里面无数的兜儿、钩子、环儿、隔层、秘密隔层、超级秘密隔层，这些隔层里藏有阿尔贝蒂娜应付各种情况的装备，有时候连她自己也搞糊涂了。某个扳手、一截绳子或者草莓口味的唇膏——阿尔贝蒂娜可节省了，只在特殊的时候才用它——会几天或者几周突然找不见了。

“叫我萨拉丁吧！”司机让马达轰鸣着，慢慢开动了汽车。

其实这也说不上是辆公共汽车，更像一个跑动着的售货亭。闪烁着的彩色带子、丝绸鲜花、一个发着光的威尼斯冈朵

拉、彩色珍珠项链、寄自远方各地和岛屿的明信片、一个已经有些瘪了的可以吹气的椰子树，所有这些把挡风玻璃和前面的台子装饰得五颜六色。角落里一个手里拿着一把绸纸太阳伞的大木偶舒服地坐在一个有东方情调的座垫上。萨拉丁介绍说，这是玛丽·希金斯，他的女朋友和所有航行的陪伴者。

“施图尔岑贝歇船长，畅游世界各大洋，沉过不止一次船，也不止一次失踪过！”司机无比骄傲地加了一句。

听到失踪这个词阿尔贝蒂娜变得安静而悲伤起来。

“嗨，怎么了？难道船怪偷袭你了吗？”萨拉丁很想知道原因。

阿尔贝蒂娜不乐意讲这件事情，可是萨拉丁是拥有世界上最好奇的鼻子的汽车司机和海熊。“这是真理之船、友谊之船、快乐之船！船上只允许欢笑！快说出来吧，是什么样的海怪破坏了你的好心情？”





阿尔贝蒂娜犹豫不决地道出了自己的伤心事，她的爸爸已经在西伯利亚失踪九个月了。杰希到处传播消息，说沃尔夫冈·舒尔茨再也不会回来了，就像阿尔贝蒂娜的妈妈一样，在她出生的时候就撒手离她而去了。杰希这么卑劣的做法换来的是一个血淋淋的鼻子——阿尔贝蒂娜击去的第一拳就是一个满堂彩。而她自己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整个孤儿院体罚里最让人恶心的活儿得干八个礼拜，要把差不多两百个孩子吃过的碗碟里又干又硬的残渣剩饭刷洗干净。“失踪了并不意味着死掉了！”阿尔贝蒂娜坚持这种说法。

“侧支索脏、帆脚索断，你说的没错！”萨拉丁嚷嚷道，“我至少失踪过五次，两次待在连尼普顿海神都不晓得的印度洋荒岛上！那又怎么样？我现在看起来像是死了吗？”要说谁生机勃勃的话，那当然是这位眼睛像两颗黑橄榄般闪烁的萨拉丁了。

“我知道得一清二楚，爸爸一定会回来的！他曾经说过，我们舒尔茨家人是打不垮的。”阿尔贝蒂娜把胳膊交叉在胸前，使劲点着头。终于她的鬈发从那块红色头巾中挣脱了出来，四下飞舞着。“要是什么念头在舒尔茨家人的头脑里根深蒂固的话，要么地震、要么龙卷风，否则非得一杯巧克力草莓汁混成的魔鬼冰淇淋才能阻止得了。”阿尔贝蒂娜大笑着宣布。

“我越来越喜欢舒尔茨一家了！”萨拉丁说，同时发出一种低低的、瓮声瓮气的笑声。

窗外的景色缓缓地从阿尔贝蒂娜的身旁掠过。萨拉丁在七大洋上游弋的生活至少也跟他的公共汽车一样疯狂而丰富多彩。阿尔贝蒂娜心里一清二楚，萨拉丁在路上跟她讲的有那么一两段经历肯定有一点儿吹牛，还从来没有人能像他那样把牛皮吹得如此惊险刺激、引人入胜呢。这个司机肚子里那些千奇百怪的逃亡经历确实值得听一听！要是萨拉丁落到那位叫拉佩迈尔的女院长手里，那他一定会因为念叨那些鲭鱼屎、章鱼粪之类的事情至少被罚打扫三周卫生！

外面下着大雨，暮霭让外面的景色披上了一层棉絮般轻柔的光线。汽车哼哼唧唧地驶上了一条坑坑洼洼的街道。

“拉好侧支索，有巨浪！要等那个矮胖子把这些洞填好还早着呢！”萨拉丁嘟囔道，“总有一天会有人掉下去，然后在澳大利亚被发现。”

“矮胖子？”阿尔贝蒂娜用一只手紧紧扶着萨拉丁扣在她脑袋上的那顶实在是太大了的船长帽。

萨拉丁用手指了指一张巨大的宣传画，那上面有一个又矮又胖的冷笑着的男人，他的一只手里拿着一把铲子，另一只手指着一条宽阔的高速公路，看起来就像统帅一样。“弗里敦斯莱希·博伦施蒂尔。这个地区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属于这家伙，据说他居然想要在这里建一条六车道的高速公路。令人讨厌的家伙！”萨拉丁从开着的窗户向外啐了一口。“只要他肯慷慨地为建那条路需要的焦油付账，那就肯定能办得到。不过要是这条路好走的话……”

“……那就没人想要建高速公路了。”阿尔贝蒂娜替他把这句话补充全了。

“理解得完全正确！”萨拉丁赞同道。

“离温舍贝格到底还有多远？”

“上温舍贝格、下温舍贝格还是中温舍贝格？”萨拉丁想知道个清楚。

阿尔贝蒂娜从兜里掏出那封极其重要的信。迄今为止只有灰尘毛球和一只蜘蛛在她的信箱里安过家，要是说收到过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杰希放进去的写满拼写错误的恐吓信或者装着恶臭炸弹的小盒子。

然而突然出现了这封信，一封极其正式的官方信函，反正迪尔是这么认为的。当时阿尔贝蒂娜刚给他和克诺伯读完这封信，迪尔突然脱口问道：“你是不是要告诉我们，你要丢下我们自己走了？”迪尔比克诺伯早两分钟来到这个世界，所以是这对双胞胎中的哥哥，



也是他俩的代言人。说完这话,他扑倒在床上,痛哭失声。

“我不会丢下你们不管的!”阿尔贝蒂娜向他许诺。

“为什么你不带我们一起去?”那个刚刚满7岁2个月零5天360分钟24秒的小弟弟克诺伯很想知道这一点。

“因为……”阿尔贝蒂娜犹豫了,该不该跟这两个小家伙透露呢?“我没有得到拉佩迈尔的同意就去参加这个……”她把那个单词拼了出来,“遗——囑——宣布仪式。最迟两天之后我就会又回到这里跟你们在一起了,咱们三个人一起行动可能太显眼了!”

“要是刚好就在明天有人想要领养我们呢?”自从会做梦开始,克诺伯就一直梦想着最终会有一对和蔼可亲的夫妇领养他和哥哥。

阿尔贝蒂娜咬着嘴唇。她难过地想,可怜的小家伙,可能不会那么快,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同时领养过一对双胞胎小



调皮呢!“你疯了吗!我想要你们两个。我会难过的,在我惟一一次被允许呼吸一下春天的气息的时候,你们两个却要悄悄溜之大吉!”

“根本谈不上被允许!”
迪尔吃吃地笑着,可是一看见杰希要进到屋子里来,马上就变得沉默了。

当时阿尔贝蒂娜大笑着,拥抱了那两个小伙子,许诺一定尽快给他们打电话。

现在她把那封信举到那盏中国灯笼跟前,灯笼在她的头顶剧烈摇晃着。“温舍贝格别墅!”她回答道,那里就是她想要下车的地方。

“什么?你要在温舍贝格别墅抛锚停泊?那可真是幢棒极了的老掉牙的大房子。真够勇敢的!人们可是讲过一些……”再多萨拉丁就不愿意往下说了。

一声长长的喇叭响起,阿尔贝蒂娜转过身,正好看见两道刺眼的汽车前灯从公共汽车的左侧只差毫厘擦身而过。萨拉丁使劲打



了一下方向盘,阿尔贝蒂娜猛地撞在了他海熊般强壮的肩膀上。萨拉丁车上的装饰,连同玛丽·希金斯和俄罗斯玩偶都乱七八糟地在车里四下横飞。

“挨刀的马路海盗!真该把你们吊在桅杆上!我要让你们的船翻掉,你们这些嗜杀成性的魔鬼海鳗!”萨拉丁大喊大叫着,稳住了左右摇晃的汽车。

阿尔贝蒂娜挣扎着爬了起来,前面那辆汽车的尾灯再一次亮起来,一个拐弯就不见了。公共汽车刹了闸,阿尔贝蒂娜寻找着全部四个玩偶,把萨拉丁心爱的东西都归整到了一起。

“所有东西都找到合适的地方了吗?”萨拉丁问道,朝窗外啐了一口。

阿尔贝蒂娜点了点头,可是那种惊悸的感觉还留在她的骨头里。“为什么你不继续开了,萨拉丁?”她向窗外瞅瞅,田野已经淹没在雨水当中,远处有一个小城的灯光在闪烁。

“已经到了,二级水手阿尔贝蒂娜。从这里可以到温舍贝格别墅!”萨拉丁用手指着一座小山,那上面依稀可以辨认出一座大房子黑糊糊的轮廓。萨拉丁摁下了一个红色按钮,车门打开了。

阿尔贝蒂娜宁愿待在车里,也不愿在这个由雨水和沥青交织成的黑色海洋里向上攀爬。

“小水手,永远不要气馁。要是那些咆哮的家伙想要你好看,你也不要垂头丧气。做个鬼脸吧!”

“我会记住你的,萨拉丁。你也要当心马路海盗啊!”阿尔贝蒂娜迈下了车门口的三级台阶,站在了马路上。

萨拉丁发动了马达,车门吱的一声关上了。

阿尔贝蒂娜又一次举起了手。“萨拉丁,萨拉丁!人们都讲什么来着……”

可是伴随着雾笛愉快地嘟了一声,汽车开走了。片刻之后,它就在拐弯的地方消失了。

寻找的希望

2

吃中午饭的时候大家才发现：阿尔贝蒂娜·舒尔茨不见了！不过女院长心里丝毫没有怀疑阿尔贝蒂娜一定会再现，这个念头就像九点整准时敲响熄灯锣声似的根深蒂固。辅导家庭作业和自由活动——自由活动也只是允许在国球、长跑和体操中选选罢了——被取消了，可是阿尔贝蒂娜还是踪影全无。熄灯睡觉的锣声也早已经在院里响过许久，然而还是没有看见那个叫阿尔贝蒂娜的家伙。

拉佩迈尔，儿童幸福养育院的统治者，瞅了瞅脖子上拴着的那块金链子挂表。要是这个小舒尔茨早饭以后就上路的话，她现在都不知到了哪儿了！

其实拉佩迈尔^①本名叫作拉普-迈尔布林克。只要她一开口讲话，就准保会吱里哇啦噤里啪啦抱怨个不停，听起来就像是有人把石子往一只旧罐头盒里扔似的。也只有拉佩迈尔一个人觉得那堵把儿童幸福之家养育院包围在其中的灰色围墙确实好极了，这样没有她的准许就没人能够进进出出，直到今天。

儿童幸福之家的大多数孩子拥有所有可能的东西——除了幸福！拉普-迈尔布林克院长丝毫不怀疑这个养育院就是她的领地，她能看见、听见、知道所有发生的一切，而且她的惩罚措施也是可怕无比。

^① 拉佩迈尔在德文中是疯狂管家婆的意思。





拉佩迈尔有她的宠儿,阿尔贝蒂娜却不属此列。这位严格的养
育院长根本无法忍受她的小绵羊们——她本人就是这么称呼那些
孩子们的——当中居然某一个会有想法。她理解中的想法就是有人
敢于违抗规定,不在可能领养他们的父母跟前弯腰低头,或者晚
上十点了还在和天上的星星对话。而阿尔贝蒂娜就经常有这样的
想法。

拉普-迈尔布林克把整个养育院翻了个底朝天乱七八糟鸡飞
狗跳——所有这一切她都亲自出马,而在这里服民役的那个托比
亚斯,还有看起来总是萎靡不振的史鲁普夫管家一直紧随其后。不
过他们的努力全是白费:阿尔贝蒂娜·舒尔茨还是无影无踪。

杰希·迪尔、克诺伯、托比亚斯还有史鲁普夫排成个半圆站在
饭厅里。

“也许我们该找警察……”史鲁普夫头一个提议。

“警察?”女院长失声喊道,“你大脑发昏了吗?难道要让全世界
的人都知道,我埃雷诺厄·拉普-迈尔布林克居然让一只小绵羊从
手里溜掉了吗?绝不!不能!不行!不允许!”

管家缩成一团,咬着嘴唇。他寻思着:我再也不开口了。这种刨
根问底的调查实在让他伤透了脑筋,到最后一定会发现,原来是他
在圣诞节期间私下扣了某个乐善好施的机构寄给孩子们糖果
包裹,并且把它们据为己有。也许拉佩迈尔会让他为那只小绵羊的
成功出逃负全部责任,这也并非完全没可能,因为史鲁普夫也负责
那扇上了三道保险的大门。可惜的是,午饭后又是那阵无法抵挡的
瞌睡困扰着他。要真怪他的话,他就发誓他只把眼睛合上了一分
钟,最多最多两分钟。

“我再给你们所有人最后三秒钟的期限!”拉佩迈尔把胳膊撑
在膀上,“谁在这三秒钟之内告诉我她在哪儿,那他就不用担心会
受到处罚,无论如何绝不会是太糟糕的处罚。”她的目光扫出一个
大大的弧线,落在了招摇地挂在养育院长长的餐桌上的那条格言:

幸福和阳光在我心。

随后她的目光急速地落在了迪尔和克诺伯身上。拉普-迈尔布林克院长非常激动的时候会有点儿斜视，现在她可比非常激动还激动，迪尔和克诺伯都觉得她要用目光把他们刺穿了。不过这对双胞胎很勇敢，他们跟阿尔贝蒂娜许诺会像石头一样沉默，不，是像两块石头。要是阿尔贝蒂娜被逮到再回到这里，他们绝对会一起被罚刷洗碗碟里又干又硬的残渣剩饭的。

“或许她……”托比亚斯不敢大声把话说出来。他低着头，跟耳语似的接着说道：“……碰到什么事情了？或者有人把她给劫持了？”

“碰到什么事情了？”拉佩迈尔发出刺耳的尖叫声，听起来就跟动作片里汽车紧急刹车时发出的噪音一样。“你这个大笨蛋，你觉得要是被绑架了她会带上那个蠢透了的望远镜，傻极了的小箱子，还有那个笨得要死的小玩偶？你觉得这个世界上还会有人对这个总是反叛的小东西感兴趣，甚至把这个一贫如洗的穷光蛋绑架走？”拉佩迈尔紧紧抿着嘴唇，平常要是她脑子里打着什么鬼主意的时候总会这样。因为她每时每刻都在打着鬼主意，所以她的嘴唇就总是这么紧闭着。“拿档案来！她不知哪里还有一个姑姑，叫格拉本塔格什么的。不过我们得小心行事，绝不能让她觉察到那个小东西从我们手里逃走了。”她急急忙忙朝门口走去。“退下！上床睡觉去！你们所有人！”她人都看不见了，声音仍然从楼道里飘过来。

一粒大大的汗珠从克诺伯的上嘴唇滑下来，慢慢落在餐厅红色的木地板上。“万幸！”他努了努嘴角。克诺伯转过身，想要离开这个灰暗的地方，就在同时，迪尔快速移到他弟弟身后。他们慢慢从管家史鲁普夫和杰希身边经过，接着离开了餐厅。没有人发现别在克诺伯裤子后腰的那份档案在T恤衫底下还依稀显出大致的轮廓。

整幢屋子已经安睡了，可女院长还坐在自己的写字台边绞尽

11

·
·
·
·
·
·
·





脑汁。拉普-迈尔布林克心想,也许这一切只是一场噩梦,她这会儿一定正沉沉地睡在自己的床上!

拉佩迈尔一跃而起,一溜烟跑到了女孩子们住的房间,没敲门就直接拉开了阿尔贝蒂娜和杰希的房门。阿尔贝蒂娜的床依然是空的。不,这不是梦,拉普-迈尔布林克必须承认这一点了。“这个舒尔茨真要把我送进坟墓了!——杰希,她在哪儿?”拉佩迈尔抓着已经睡熟了的小姑娘的肩膀,拼命地摇着。

阿尔贝蒂娜的同屋当然乐意告上那么一状,可杰希真的一无所知,因为阿尔贝蒂娜特地留心不让她察觉。“我不知道,拉佩……嗯……拉普-迈尔布林克女士,早餐的时候她还在那儿……”杰希已经第N遍重复这样的回答了。

拉佩迈尔砰的一声使劲把门撞上。旋起的气流把阿尔贝蒂娜摇摇晃晃的小床上挂着的招贴画从墙上掀了下来,轻轻飘落到地上,可以看见上面写着神秘的西伯利亚几个字样,一轮明月照耀着宽阔的草原。